

此心此念

太行之子吴金印

任林举

著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
担了大半辈子土，
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
到后来才发现，
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作家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任林举
著

此心此念

太行之子吴金印

作家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心此念：太行之子吴金印 / 任林举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063-9515-1

I. ①此… II. ①任…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13453号

此心此念：太行之子吴金印

作 者：任林举

策 划：谷安林 徐忠志

责任编辑：省登宇

助理编辑：张文剑

装帧设计：谢 晶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0×230

字 数：380千

印 张：19.25

印 数：001-13000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15-1

定 价：4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当盐从血液中析出，那些落在土里和石头上的汗水或旋在眼中的泪水便呈现出固有的本质和意义。不必再提及生活和生命中的苦涩，一种纯洁、晶莹的固体已经为我们凝结、预备了前行的力量和闪光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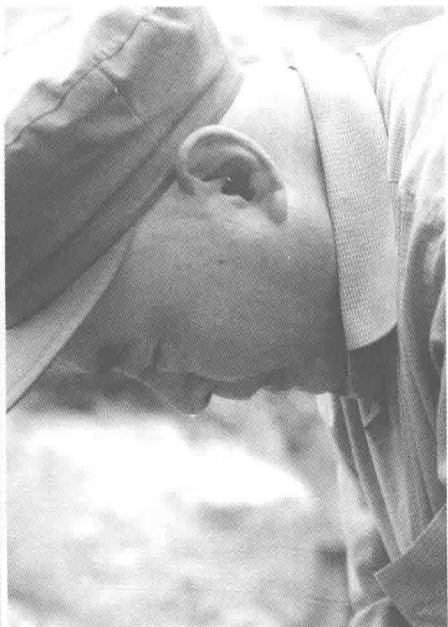
——题记

目 录

1	第一章 大山召唤
27	第二章 太行之子
59	第三章 如饮甘露
77	第四章 此念弥坚
97	第五章 良师益友
119	第六章 舍身以祭
153	第七章 沧河如诉
177	第八章 桃花盛开
219	第九章 此心所系
249	第十章 戒惕警惧
271	第十一章 大山作证
293	附录 吴金印简历
296	跋
300	后记

第一章 大山召唤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如果种子离开了土地，就不会生根、开花、结果。

——吴金印

一、受伤的骨头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担了大半辈子土，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到后来才发现，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年轻时，他经常挑着两桶水走在山路上，或担着两箩头土走在乱石滩上。那时，他健步如飞，体态轻盈，身体和意志从来没有须臾或分毫的游离。扁担和肩膀的相接处不断传来均匀的吱呀声，他认定那是扁担的呻吟或者对所承重量的抱怨。肩上的皮肉有时红肿，有时酸痛，无非是和扁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提一些不必理会的抗议，但这些都与骨头没有太大的关系。骨头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而，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对着灯光屏讨论吴金印刚刚拍出的骨片时，每个人都惊愕不已。他们断定，吴金印的骨骼曾经出现过多处断裂。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曾经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发出过可怕的脆响或闷响。医生们分析，他的骨头如果不是发生了癌变，就一定受过重伤，一次或多次在外力的冲击或重压下发生折断——肩胛骨和几处肋骨最为明显。

对此，吴金印也感到有些迷茫。是啊，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骨头，从哪个时间开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发出令人担忧的变化和声音呢？30岁？40岁？还是50岁？他躺在病床上，在记忆中那些密如荆条的疼痛中搜寻，搜寻着一个个与断裂有关的声音。

是从县里开会后连夜往乡里赶，途中坠下山崖的那次吗？

那时，他刚去山区不久，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没有像样的路。人们行走的羊肠小路，不是在河滩匍匐，就是在山间高悬。虽然在这样的山路上摸黑行走，随时都得提心吊胆，但不管怎么“提”怎么“吊”，也保不准突然来一个“万一”。当那个突然的“万一”来临时，吴金印还是在失足瞬间失去了清晰的意识，只觉得眼前一黑，忽悠一下，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就宣告完成，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当他再次攀着荆条和树枝重回小路时，他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声音，山石滚落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肌肉撕裂的声音抑或骨头断裂的声音……空空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了住处。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他咬咬牙，爬起来，照样下田劳动。他相信，只要骨头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就不会倒下。

是在小店河造桥时，抬石头跌倒的那次吗？

吴金印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牛犊般大小，和所有的障碍一样，挑衅般横卧在那里，与人们的目光对峙着。石头的质地细密坚硬，似乎可以让每道遇到它的目光都发出铮铮鸣响。最后，人们的目光经过一阵零星、散乱的碰撞、交织和反弹，还是找到了一致的方向，几十道光束聚合到一处，同时反射到吴金印的眼中。类似的情形，吴金印已经记不清一生曾经遇到过多少次了，但他一直把这目光的集合理解为信任和依赖，同时也理解为鞭策。在这些最关键的时刻，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穿过人群，穿过众人的目光，迎着艰险，走在最前面。他坚信，最有力量、最坚实的事物都是无声的。只有人的骨头能和石头对话，只有目光和目光能够交流，只有行动是最有权威的命令。

他走到巨石旁边时，群众也跟他走到了巨石旁边。于是，四副绳套、四条木杠、八个人就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了肩上。吴金印负重走在右侧的最前面，在人们的呼喊声中，以自己的步幅和频率引领

着这个负重群体的节奏。

这一次，重力仿佛穿过薄薄的肌肉直接作用在骨骼上，他都能感到骨头的弯曲和颤抖，但隐隐的疼痛却不是来自骨骼，而是来自骨骼里面的肺腑。至于，骨头们有没有像绳索、木杠一样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吴金印并没有留意。汹涌的汗水和人们的呼喊打断了他对自身的聆听。其实，他也不需要聆听，既然已经把这条命交给了一份卸不去的重压，还有什么必要在意以物质形式存在的身体暂时有什么反应？挺住或坚持，已成不可更改的现实和命运。此时，他要做的正是忽略和忘记，他的意识里只有距离，离开起点和到达终点的距离……

突然，他感觉双脚一软，大地倏然倾斜。那一瞬间，他已分不清传递、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重量是众人肩上的重量、石头的重量，还是大地的重量；他也分不清那些混乱而沉闷的声音是人们扑倒的声音、石头落地的声音，还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声音。十万颗金星在眼前迸射，旋即熄灭。巨大的黑暗，显影为一段记忆的空白。当吴金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了右侧脚踝的剧痛。大面积的肿胀和瘀青，让他自己和围观的人们只看到和相信了那处“皮肉”之伤。

医生的推断基于专业和科学，看来已不容置疑，但吴金印身上的多处骨伤，究竟缘何而来，发生于何时何地，他本人也已经无法在记忆的地图上准确定位。再认真审视一下那奇怪的骨相吧！在两块光滑的骨头之间，那些粗糙的、疙疙瘩瘩的隆起物，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存在？除了物质成分，是否还含有大比例的精神要素？

一个人一生都经历过什么，才能结出这样的骨相？那些从生命深处，从骨髓里渗出的东西，除了在断骨的衔接处固化为更加坚硬的骨，是否还有一些渗透到血液之中，然后以汗水的形式渗出体外，一部分化为耀眼的反光，一部分还原为承载力量的盐？或许，那些都是骨头们在漫长的时间进程里，与他头脑中的观念、意志以

及外部形形色色的压力和重负争论、对话所积攒下的话语吧！可是，那些话语却只能说在无人倾听、无人领会的内部，甚至吴金印自己也不能完全读懂或破译；就像人们并不能完全破译和读懂吴金印的精神密码一样。

现在，我们只能重返岁月深处，沿着他往昔的足迹，一直追寻至本源；循着他一路洒下的光辉，一直回溯至那些光辉的生发之处。在汗水的源头，在血液的根部，我们重温一个生命艰难而辉煌的叙事，我们倾听一部骨骼负重前行的简史——

二、抉择

1966年8月15日，吴金印背着随身的行李，只身走向太行深处。

8月的阳光，似乎与这古老的山系结下过夙怨，凶狠地灼烧下来，一派劈头盖脸、不依不饶的架势。沉默的大地，也毫不示弱，干脆裸露了肌体，以坚硬的石头、无水的河滩和一道道狰狞的荒沟与之对峙。天上的云，仿佛很早以前就感觉到了形势的不利，遂纷纷逃逸，踪迹杳无。稀疏的小草，依托着一层薄薄的焦土，躲入石头缝隙，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偶尔有几棵低矮的树木来不及躲闪，就低了眉，垂了首，蔫头蔫脑地垂立在山体的缓坡之上。草木们命苦，正是因为它们有根而无脚，生在哪里就要长在哪里，不但出生之地不能选择，所往之地同样也不能选择，就算心有所仪，也断然不得移动。如果它们有脚，或许，早已如那些鸟兽一样，迁往风生水起的丰腴之地了。

人虽有脚可以自由走动，但由于他们的家和先人的坟墓都安在这里，便让他们生出另一种“根”。有了“根”，就难以移动，不会轻易跑掉，就只能守着穷山过活，世世代代在这山里盘桓。山中那

些断续、弯曲的羊肠小道，就是山民们拖着无形的根进进出出留下的痕迹。

吴金印走在那些可叫作路，也可以不叫路的乱石滩上，忍受着酷热从脚下和头顶的双向夹击。汗水从他的帽子底沿流下来，顺着眉毛流到了眼中。大概因为汗水与泪水本是同源同质的同一种物质，他并没有感到多么不适，只是有那么一瞬间，视线受到汗水的干扰，眼前的道路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他用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就暂时停止了向下的流淌。当汗水再一次前行流至唇边的时候，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自舌尖直抵心田。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汗水的味道竟是那么陌生，仿佛这味道并不是来自自己的身体，而是来自这横亘八百里的火山。

这时，吴金印刚刚 24 岁。

多年以后，当他历尽沧桑，百炼成金，从灵魂深处发出“汗水是个好东西”的感慨时，仍然清晰地铭记着那段旅途上最初的汗水和最初的感觉。但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或领域，汗水滴下去之后，也可以成为种子，生长出可供灵魂食用的“植物”或“粮食”，假如，每个人都确有灵魂。

从老家李源屯的董庄到卫辉，再从卫辉到此行的终点狮豹头，其间的路程加在一起百里有余。尽管崎岖不平，对于年轻体壮、血气方刚的吴金印来说，不过是从日出到日落之间的区区十个小时急行。但是，谁都没有料到，从他第一天踏上这段山路到最后离开，竟然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

十五年，他亲手栽下的杨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当初，站在路边瞪着疑惑的眼睛看着他从平原走向山里的娃娃们已经长大，转眼成为和他并肩劳动的“伙伴”……然而，漫长的十五年过后，仍然有一些人没想明白，为什么人人都梦想着飞出这贫瘠的火山，吴金印却偏偏一反正常的思维和方向，一路逆行，走向太行深处？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一个人自己要做的事情，心里想明白了，有

了明确的方向，有了底数，也就够了。世间的很多事情，在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呈现出来或者在一个过程没有完成之前，是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和理解的。

年初被选送到中央团校学习，临走前，组织部门透露，学习结束后打算将他分配到新乡地区团地委工作。此时，李源屯的乡亲和自己的家人可能正在盼望着他荣归、升迁的好消息。谁想到，仅仅一夜之间，他竟然放弃了去城里工作的机会，连个“照面”也不打，就直奔山区而来。对于这样的决定，盼着儿子出人头地的父母会理解吗？指望着有朝一日能把自己“带”出落后的农村，让生活有个着落，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的妻子会理解吗？其他内心有所期待的亲友和乡邻们理解吗？为此，吴金印内心也不是没有矛盾和挣扎。从中央团校回到河南，在新乡等待分配的那个晚上，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追问和思索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人，一生究竟要为什么，为谁而活；怎样、在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团校半年多的学习，是吴金印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次北京之行，不仅标志着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实现了身份的“飞跃”；更标志着一个基层农村干部思想和灵魂的飞跃。学习期间的每一堂课都深深吸引着他，重温党史、党章，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的光荣和神圣；人生理想和信念教育，让他感觉受到了灵魂上的洗礼，心中的信念变得更加清晰坚定；而国内和国际形势教育，则让他眼界、胸襟大开。一切都不是在河南老家时的那个状态。他觉得自己在走一段山路，原来是在云雾缭绕的山下，看什么都不那么清晰、高远，现在是半山腰，他的眼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同时也认识到，只有继续走下去，好好走下去，心胸和境界才会更大。

在那半年时间里，每一天他都能感觉到生命里有一些东西在被唤醒，被点燃。听老师讲课，听老前辈做报告，去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参观，去八达岭长城凭今吊古……一宗宗，一件件，

无不让他心潮澎湃或感慨万千。

有一次，一个越南的战斗英雄来给他们做报告，讲自己的祖国被美国无端侵略，讲越南战争的残酷，讲美国的“饱和轰炸”和“焦土政策”，讲他自己和战友们如何为了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时隔多年，那个越南战士的脸庞早已在他的记忆里变得模糊不清，但那个人在做报告时眉宇间洋溢着的气息，却一直不曾消散。那是一个普通的生命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使命后所散发出来的自豪感和英雄气概。吴金印感到内心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和向往。他不是向往另一场战争，而是向往着有一天也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链接”在一起。

在团校学习期间，河北邢台发生了6.8级大地震，紧接着又发生7.2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伤亡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两次地震死亡人数达到8064人。震后，漫天飞雪，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冒着余震查看灾情，并为之动容。此时，全国各地纷纷行动，参与灾区的救援。吴金印更是毫不含糊，将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了灾区。这时的吴金印已经把自己和人民自觉联系在了一起，当人民受苦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内心的不安和疼痛。

在团校学习的那年初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更深深感染着吴金印。他含着眼泪一遍一遍收听焦裕禄的事迹：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带领全县人民用封沙、治水、改地等办法治理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以超强的意志，忍受着病痛折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年轻的吴金印感到热血沸腾，激情荡漾，下定决心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学习他心里装着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对人民满腔热情，在群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学习他全身心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焦裕禄成为他终身的学习榜样；做一个像焦裕禄那样“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成为他终生的奋斗目标。

团校学习结束了，吴金印回到新乡。

入住新乡地委招待所的那个夜晚，对吴金印来说，是人生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他将在天明之前做出一项重大选择。

窗外月光如水，一缕清辉掺杂着不肯停息的蝉鸣从窗帘的缝隙挤了进来，仿佛透明的时光被注入夜的池子，在煎熬中发出“吱吱”的响声。吴金印毫无睡意，他在认真地思考着今后的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是选择脚踏实地，还是选择展翅翱翔？想到此，他抚摸一下自己的肩膀。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果真能够生出丰满的“羽翼”吗？虽然，那个年代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对于自己的出身、情感、性格，吴金印是心里有数的。将来能做什么也许不好预料，但想做什么，愿意做什么，他自己还是清楚的。顺应着自己的认知和意愿想下去，最终，他还是确认，这副肩膀更贴近大地，更适合担担和负重，至于搏击“天上的风云”，那是别人的事情，还是让那些更适合的人去做吧！

夜色渐消，熹微乍现。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是为了刻意吸引那些仰视的目光，行走或飞翔又有什么区别呢？一双臂膀，如果能够在地上担负起千斤重担，不是比它们在空中徒劳地舞动更有意义吗？就这样，他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初步的定位——

此生不当什么大官，也不想贪图安逸，只要能够领着一方百姓从困苦中挣脱出来，过上好日子，就已经很满足了。于是，他披衣下床，郑重地给上级组织写了封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祖辈都以种地为生，熟悉土地，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工作，眼下，农村的生活还很困苦，需要人，恳请组织让我回到艰苦的农村去开展工作，我要在那个广阔天地里实现人生的价值……”

这时，他又想起了家和亲人，他知道，家是最靠得住的依托，是一个人的根，但暂时只能放在后边。放在后边，并不是他对家和亲人无情、无爱、无心牵挂，相反，正是因为太爱了，爱得太深太无间隙，才把他们视为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随时可以与自己一同做出任何选择甚至牺牲。农民出身的吴金印，最理解根的含义。根，就是一棵植物埋在地下的那个部分，主要负责为植株提供养分、温暖和安身立命的基础。根所提供的能量和“支持”越大，植株长得越高，则植株与根背离得越远。可悲的是只有植株沐浴阳光，开花结果，却不能让根见天见日，因为只要根一见天日，植物的生命即告结束。吴金印清楚，作为彼此独立的人，他和家人之间只有依存的关系，并没有依附的关系，他没有权利让家人为自己承受痛苦或陪着自己做出牺牲，但他也没有办法让家人不和他一起承受这一切。如果说他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他和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植物一样，有着长高、长大的愿望。他不想匍匐于地，永不成长，更不想做一棵枯死的植物。事实上，对于一个有着正常精神追求的生命来说，要么你就得忍受与根系割裂而造成的疼痛，要么你就得忍受因空间的背离而造成的牵挂和愧疚之苦。这是无可奈何的人生悖论，也是不得不尊重、遵循的自然法则。

吴金印写给组织的信，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反响。上级很了解山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被吴金印的真诚和激情所感染。虽然他们还不确定，让一个 24 岁的娃娃上山，能给艰苦的农村工作带来多大成效，但他们一致认为，把一棵好苗子放在合适的土壤

里，一定会开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花朵。多年之后，组织上的人已经换了很多茬，最初那个领导人的想法已经无人知晓，但吴金印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一直牢记着组织的重托：“要带领山区人民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也一直脚踏实地工作在基层乡镇。从最初的狮豹头公社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到现在的唐庄镇党委书记，职务上几乎没什么差别的一个小小台阶上，他走了整整半个世纪。

吴金印并不是一个狂热的人，但却是一个执着的人。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坚持和坚守着自己的方式，心里没有成熟的想法和打算绝不开口，一旦开口就如“板上钉钉”。仿佛他心里装着一个如钢如铁的“律”，一生就受着这个神秘力量的驱动。从年轻时起，他就养成了独特的个性，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从来不惜投入全部身心，千方百计，千回百转，百折不挠，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做出进山的决定之后，他一刻也不想停留，就想立即进山尽快了解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和自己未来的工作环境。参加完县领导组织的座谈会之后，立即打点行囊，起身上路，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催他前行。他的脚步看起来如此急切，急切，如对远方亲人的挂念。

三、八百里太行

日影西斜，路从一个无名河谷延伸至半山腰上一处过渡性高地。微风吹来，闷热的空气里透出一丝凉爽。吴金印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从清晨到现在，他一直在专心赶路，始终没有认真看一眼远处的风景。在一块突兀的大石前，他停了下来，顺手将被汗水润湿的行李放上面。抬头，放眼，目光立即掠过近处的砾石和低矮的树木，飞向苍苍茫茫的远山。这就是那座声震古今的著名大山——